

电影，另一种生活的可能

彭小莲 著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电影， 另一种生活的可能

彭小莲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电影,另一种生活的可能 / 彭小莲著.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 7

ISBN 978 -7 -5458 -0246 -7

I. ①电… II. ①彭… III. ①电影评论-世界-文集-IV. ①J905. 1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91410 号

电影,另一种生活的可能

彭小莲 / 著

责任编辑 / 马 睿

技术编辑 / 丁 多 装帧设计 / 张志全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邮政编码 / 200001

www. ewen. cc www. shsd. com. cn

全国各地书店经销

上海图字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 × 1092 1/32 印张 6.375 字数 76,000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7 -5458 -0246 -7 / J · 54

定价: 18.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自序

成为电影导演，对我是一次偶然；开始写影评，对于我是又一次偶然。于是，电影成就了我另一种生活的可能。

第一次偶然的时候，是我在江西农村插队，已经开始第九个年头，周围的知青几乎都走完了，最幸福的当数进了大学，成为工农兵学员的；然后是病退回上海，最后是在当地招工进厂的。只有我，还留在村里；还在那里插秧种地。我穿着短短的蓝色平脚裤，大热天也不戴草帽，田间休息的时候，两腿的泥巴都懒得洗去，坐在装着秧苗的扁担上，和老乡用报纸卷着烟卷，在那里使劲地吸着。蹩脚的烟丝，怎么吸也吸不出个烟味。那时候，与其说是要

在那里干革命、接受再教育、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不如说我是带着浑身的怨气，要在那里发泄，一头一脑的愤青架势。

后来母亲来信说，父亲原先的老战友江渭清又出山了，就在我们江西当省委书记。于是拿着她写给江书记的信，书包里还装着一本书——那时候最时髦的内部刊物白皮书《白轮船》，搭乘着长途汽车去省城了。一脸的酷劲，谁都不搭理，但是心里的喜悦还是上下跳动着，我对自己说，见到江书记，就是我理想的“白轮船”起航了。

江书记在家，但是他没有出来见我；江夫人对我说，你在农村多好啊，空气新鲜，我们现在都怀念那时候下放的日子。七搭八搭地聊了一会儿，然后她又说，家里要开饭了，没有准备我的饭。她把母亲写的信留下，让我走了。我赶到长途车站时，当日最后一班回去的长途车开走了，蜷缩在车站的角落，我大哭一场。我和母亲的自作多情，让我尴尬地在车站里熬过了一夜。

年底的时候，“文革”后的第一场高考开始了。15岁就下乡，没上过什么学，数理化对我是天方夜谈；可是不考取大学，就再没有其他办法离开村子。我报考了北京电

影学院导演系，那时候艺术院校，只考作文、政治和专业。对电影，我比对其他任何东西都懂得多一些，因为母亲是俄语片的翻译，小时候在那里看着他们对口型配音，看着一个镜头一个镜头地剪接；休息室里，似懂非懂地听大人在争论着电影的好坏；还有，在放映间捡回那些废胶片，我已经会学着那些老师傅，只要用舌头舔一舔，就能判断出胶片的正反面了。后来，我离开了农村，进了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

电影，在我的生活里，成了我生活的另一种可能。走进去以后，就不愿意随便和别人谈论他了。因为这似乎变得像是一个恋人，有了那么多感情以后，就想保住自己的隐私，因为有太多的微妙和细节影响了我的感觉、生活态度和对人的认识。可是，这些年来，拍电影变得越来越难，大片、无厘头的搞笑、毫无商业标准的商业片，这些都让我变得没有了方向，在找不到答案的时候，我把自己关在屋子里，除了看书就是看碟。这样似乎可以逃避到另外一个世界，渐渐地，这不再是一个“可以”的问题，它真的给了我一个全新的天地。在看到好的片子后，一头栽进水

里，把全身的激动都想在奋力的游泳里发泄掉。可是，做不到，那小小的游泳池，似乎装不下我对这些片子的热爱和兴奋，于是我开始给朋友写邮件，邮件越写越长，最后写成了文章。

朋友问我，你为什么不写博客？我说，我是要有对象才会说话，就像我拍电影，要有人看一样。这时候我才明白，痛苦和快乐，你都是要和朋友共享的。

片子越看越多，邮件也越写越频繁，于是朋友又说，拿出去发表吧。就这样，我写出了这本小书。这以后，每每看完片子，都会对着天花板发呆，要好好想上一会儿，即使不为它写什么，也会自觉地在思考着；看电影再一次给了我另一种生活的可能。

目次

自序	I
《弗里达》，两个女人的坚持	I
《永恒的时刻》是怎样诞生的	7
卡洛斯·绍拉——西班牙的精灵	12
难忘的《萨维奇一家》	18
跟随瓦尔达《一个唱，一个不唱》	23
海玛：影像的力量	27
法国的侯麦和他的封箱之作	32
今村昌平的大手笔《猪与军舰》	39
看今村昌平的早期电影不容易	43
最纯粹的《黄昏清兵卫》	48

恐怖电影大师黑泽清的家庭片	52
阳光下的《苏默斯小镇》	56
从《功夫熊猫》到“三万老”	60
爱上捷克电影	66
《卡廷惨案》的永恒记忆	71
笑，并痛着	77
聆听《失翼的灵雀》歌唱	82
向《严密看守的列车》致敬	89
幽默就在尴尬中	96
米科·曼切斯基的空间	101
塞尔维亚的天才	106
《盗火线》：经典的电影和电影的经典	112
因为她，《丑闻笔记》百看不厌	116
看《赎罪》这样讲故事	122
《白丝带》的象征意义	126
迈克尔·杰克逊——就是这样	131
一部商业片对商业片的颠覆	136

超出纪录片以外价值的纪录片	141
除了电影	146
回 NYU 放我的电影	150
六月二十五日	155
日本纪录片导演——土本典昭	159
上海，我的邮票	163
带着《上海伦巴》去看黄宗英	170
最难忘的一部电影	175
本书涉及电影	179

《弗里达》，两个女人的坚持

第一次看见墨西哥女画家弗里达（Frida Kahlo/1907.7.6—1954.7.13）的作品，是1988年第一次去美国的时候，在纽约和华盛顿的博物馆里，那里都有她的永久收藏作品。其中大多数是她的自画像。看她的画，让我的神经有一种抽搐的感觉，一把血淋淋的尖刀对着胸口，鲜血还在那里往下滴，她却端坐着；或者是她的五脏六腑被挂在身体之外，有一个什么气管或者血管连接着她的心脏。总之，她就是那么另类。

看了介绍，知道她有着非常传奇的个人经历，在她短暂的生命中，她的现代派作品，对世界有着深远的影响。作为一个墨西哥的女人，这在当时真是难以想象，她是怎

么走过那些艰难的道路？可是，她那种直接刺激着你的感官的作品，我还是觉得，当你没有足够的力量的时候，最好不要去欣赏。如果是个人，收藏这样的画，挂在自己的大客厅里，每天看着她不是要做恶梦的吗？

直到2002年，我看见了朱利·泰摩（Julie Taymor/1952.12.15）拍摄的一部关于她的传记片《弗里达》以后，我特为在去纽约的时候，又一次去现代博物馆看了弗里达的画展。这个时候，我看见了画面上那跳动的生命，我看见她充满灵感的艺术，我也明白了她的构思和笔触，那每一笔下去的时候，似乎都是她对极限的生命的一次挑战。

导演朱利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准确的弗里达。整部电影浓郁的色彩，传达着热情的墨西哥文化，弗里达那种一直在燃烧的生命，那个强烈的个性，不论是如何展现，都有一份女性的细腻和深情。朱利在采访中说，由于预算的有限，他们不可能跑到纽约拍摄弗里达在纽约居住时期的那段生活，但是一个准确的镜头，（那是他们在墨西哥摄影棚里拍摄的）弗里达在屋子里忙家务，一件刚洗完的湿

衣服挂在窗外的绳子上,纽约特有的公寓房子的窗户外面,从窗户里还能看见防火走人的铁梯子。在铁梯子上面,那件衣服在风中飘荡着。就这么一个简单的画面构图,顿时让你闻到了纽约的气息。风,还在那里微微地吹着,雪花开始一点一点飘落下来,渐渐的那件轻柔的衣服,变成了弗里达笔下的作品。在作品里,你闻到了弗里达在纽约的孤独。很快,还是在那扇窗户前,飘舞着纽约的漫天大雪。不知道为什么,就这么一个简单的转换镜头,让我热泪盈眶。

朱利,用视觉的语言,准确地表达了弗里达在纽约的孤独的内心和作品,以及她的创作动机。不久,弗里达重新回到了故乡——墨西哥。这里几乎不用任何解释,就清楚地完成了弗里达的一个里程。

朱利,原来是百老汇的音乐剧导演,但是在她 50 岁的时候,拍摄了她第一部影片《弗里达》,这第一部片子,就让她获得了 2003 年奥斯卡最佳导演提名。原以为他们这些在美国的导演,常常会有比较好的机遇。可是,当我读到 2003 年 1 月《纽约客》上的文章的时候,我才知道,

在商业社会，朱利要表达自己的创作追求，同样面临着巨大的压力。第一次试映会结束的时候，制片人拿着观众打分的单子，当着刚刚散场走出来的观众，朝着她脸上扔了过去。然后大叫着：“你不要以为自己有多么了不起，你不要看艺术片！”

朱利，没有跟老板争执，她给老板写了一封信，她说，是的，钱是你的，最终的剪接权也在你手上。你可以任意处理。只是记住，请把我的名字从影片上去掉！

这时候，老板才意识到自己的过分。他向朱利道歉，并请求她允许让他和她一起坐下来，商量最后的完成版本的剪接。朱利答应了，于是他们两个人在剪接桌前，在互相认可的情况下，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剪出了目前发行的版本。

但是，当你看 DVD 后面导演阐述的花絮里面，你常常发现朱利喜欢用一个英文单词，那就是“I insisted……”（我坚持……）。我从她的字里行间里，读到了她的个性和追求，用她自己的话说，拍“弗里达”的过程，让她非常快乐地和摄制组成员相处，他们在墨西哥得到了当地政

府的很多支持，她特别喜欢和那些占了他们摄制组成员90%的墨西哥工作人员相处。

你也不会想到，在拍摄弗里达遇到车祸的那场戏时，他们的拍摄经费已经非常有限了，因为整部影片的场景实在太多，她必须把钱花在刀口上。她已经完全没有可能从街道上直接拍摄翻车的场面。于是，她将摄影机放进车子里，她设计了一个老人，让他手上拿着一只蓝色的小鸟；另外让一个建筑工人，手上提着一个工具箱，箱子里面放了一点金粉。当弗里达上车以后，她好奇地沾了一点金粉在手指上，工人友好地对她笑了。这小小的一个动作，体现了弗里达的天真和好奇。紧接着，车祸发生了，首先是那只蓝色的小鸟惊恐地从镜头前飞过，那使劲拍打着翅膀、那凸显的蓝色，给了镜头一种张力；最后当车子上的钢条插进弗里达的胸腔时，镜头上出现的是：一片金粉慢慢地朝躺倒在地上的弗里达身上散落下来。在那片金色的画面上，那里呈现出一份残酷，又有一份女性的伤感，但是，这就和弗里达后来创作出来的绘画一样，达到了一种辉煌的境界。她的恶梦总是凸显出一份凄美！

虽然，影片在后期制作中，朱利经历了最痛苦的恶梦，但是感谢朱利，因为她的个性，因为她的坚持，终于展现给我们一个完美的有着浓厚的墨西哥文化气质，而不是好莱坞式的《弗里达》。这时候，我真的明白了，所有的导演都不会一帆风顺完成一部影片，即使在好莱坞，大家都会在权利、金钱和市场问题上，面对着同样的困惑和困难。

拿着 2003 年 1 月的《纽约客》，我反反复复地读着，读到没有一个英文单词是陌生的时候，我知道我会克服困难的。当时我在做《美丽上海》的后期剪接，我把朱利作为一个信念的象征，我对自己说，要像她那样，不要轻易放弃，不要随便修改，要知道自己最终想表达的是什么，要把片子做到一个有限的极致。

《永恒的时刻》是怎样诞生的

瑞典导演杨·特洛尔 (Jan Troell/1931.7.23) 在 2008 年的时候, 在他 77 岁高龄的时候, 拍摄了影片《永恒的时刻》, 也有把影片翻译成《玛拉·拉森的永恒记忆》。这是讲述一个照相机改变了一个女人生活的故事。那就是“一个照相机, 给予了她另一种生活的可能”。原来, 是有那么多人, 因为一次偶然的机, 就开始了自己另一种生活。

当那个精致的皮老虎伸延出一个老式镜头, 当那个老式照相机镜头出现在影片的开始时, 立刻展现出导演对一个传统工艺的欣赏, 那相机每一个局部的特写, 每一个机